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鏡花緣 第三十八回 步玉橋茂林觀鳳舞 穿金戶寶殿聽鸞歌

話說唐敖聞世子名叫若花，不覺忖道：「夢神所說□二名花，我到海外，處處留神，到今一無所見。惟所遇女子，莫不以花木為名。即如：嫵兒又名蕙兒，紅紅又名紅薇，亭亭又名紫萱；其餘如廉錦楓、駱紅葉、魏紫櫻、尹紅萸、枝蘭音、徐麗蓉、薛蘅香、姚芷馨之類，並無一人缺了花木。我正忖度莫決。今日忽然現出『若花』二字，莫非從此漸入佳境？倒要留意了。」次日林之洋同唐、多二人偶然說起：「那日同國王成親，虧俺給他一概弗得知，任他花容月貌，俺只認作害命鋼刀，若不捺了火性，那得有命回來。」唐敖道：「據這光景，舅兄竟是柳下惠坐懷不亂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本以酒為命。自從在他樓上，恐酒誤事，酒到跟前，如見毒藥一般，隨你甚等美酒，俺也不吃。就只進宮那日，俺要借著裝醉，吃了兩杯，除此並無一滴入口。若比古人，不知又叫什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當日禹疏儀狄，絕旨酒，今林兄把酒視如毒藥，如此說來，尊駕又學大禹行為了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他們國中以金錢為貴。俺進宮第二日，國王命宮人賜俺珠寶，並命收掌金錢宮人每月送俺金錢一擔，隨俺用度。俺看那錢就如糞土一般，並不被他打動。若比古人，不知又叫什麼？」唐敖道：「當日王衍一生從不言錢，他的妻子故意將錢放在房中，擋住走路，意欲逼他說出一個錢字。誰知王衍看見，因堵住走路，教他妻子把『阿堵物』拿開，畢竟總不言錢。無非嫌他銅臭，所以絕口不談。那知今人一經講起銀錢，心花都開，不但不嫌他臭，莫不以它為命；並且歷來以命結交他的，也就不少。你只看那錢字身傍兩個『戈』字，若妄想親近，自然要動干戈，鬧出人命事來。今舅兄把他視如糞土，又是王衍一流人物了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俺在樓上被他穿耳、毒打、倒吊，這些魔難，不過一時，都能耐得。最教俺難熬的，好好兩隻大腳，纏的骨斷筋折，只剩枯骨包著薄皮，日夜行走，□指連心，疼的要死。這般凌辱，俺能忍受逃得回來，只怕古人中要找這樣忍耐的也就少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當日蘇武出使匈奴，吃盡千辛萬苦，數年之久，方能逃回，也算受苦盡楚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俺講的並非這個：要請問受人百般凌辱，能夠忍耐的，不知古人中可有一個？」唐敖道：「若講能夠忍耐的，莫若本朝去世不久的婁師德了；他告訴兄弟，教他唾面自乾。人唾他面，他能聽其自乾，可見凡事都可忍耐。以此而論：舅兄又是婁師德一流人物了。」

多九公道：「林兄把這些都能看破，只怕還要成仙哩。」唐敖笑道：「九公說的雖是，就只神仙從未見有纏足的，當日有個赤腳大仙，將來只好把舅兄叫作『纏足大仙』了。」

三人說說笑笑，行了幾時。這日，唐敖立在舵樓，遠遠望去，只見對面霞光萬道，從中隱隱現出一座城池。多九公把羅盤看一看道：「唐兄：前面已到軒轅國。此是西海第一大邦，我們要暢游幾日了。」當時到了軒轅，將船泊岸。林之洋腳已養好，自去賣貨。唐、多二人上岸，遠遠望那城郭，就如峻嶺一般，巍巍蕩蕩，景象非凡。唐敖道：「城郭離此還有若干路程？」多九公道：「前面有座玉橋，過了玉橋，穿過梧林，不過三四里，就可到了。」不多時，步過玉橋，迎面無數梧桐，一望無際，桐林之內，俱是鳳凰來往飛騰。唐敖道：「怪不得古人言：『軒轅之邱，鸞鳥自歌，鳳鳥自舞，』果然不錯。」只見那邊有對鳳凰，來來往往，一上一下，盤旋飛舞，就如錦繡一般。越看越愛，不覺贊好道：「前在麟鳳山雖見鳳凰，卻未看他飛舞；那知此處卻有如此大觀！」多九公道：「唐兄既要領略此國風景，何不且到城中？此地鳳凰如別處雞鴨一般，到處皆是，若看鳳舞，終日還看不完哩。」

唐敖聽罷，即出梧林，走了多時，田野中已有人煙，都是人面蛇身，一條蛇尾，盤交頭上；衣冠言談，與天朝無異；舉止面貌，亦甚秀雅。走進城來，街市雖有□數丈之寬，那些作買作賣，來來往往，仍是挨擠不動，市中所賣鳳卵，如別處雞蛋一樣，擺列無數。忽聽吆喝，街上人都向兩旁閃開。只見一人手執一柄黃傘，寫「君子國」三個大字，傘下罩著一位國王：生得方面大耳，品貌端嚴，身穿紅袍，頭戴金冠，腰中佩劍。許多隨從。騎著一匹文虎過去。隨後又有一傘，寫著「女兒國」，傘下罩著一位國王：生得眉清目秀，面白唇紅，頭戴雉尾冠，身穿五彩袍，騎著一匹犀牛。也是許多跟隨，簇擁過去。

唐敖道：「此時君子、女兒兩位國王忽然到此，不知何故？莫非都屬軒轅所轄，前來朝賀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他們各霸一方，向來並無統屬。此番到此，大約素日契好，前來拜望，亦未可知。」唐敖搖頭道：「小弟記得：我們自從今正來到海外，所過之國，第一先到君子，其次大人、淑士……以至女兒，共計三□國。走了九月之久，才到此地。若君子國王來此，往返豈不要走年半年之久？如此遙遠，特來拜望，只怕未必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我們因要賣貨，不問道路遙遠，只檢商販通處繞去，所行之地，並非直路，所以耽擱。他們直來直往，何須多日。當日我們在君子國同吳氏弟兄閑談，他家僕人，曾有『國王要到軒轅』之說；前在女兒國，若花姪女在宮，亦向林兄言過，國王要來軒轅。可見二位國王俱走在我們之後，卻到在我們之先。直來直往，即此可為明證。但這兩國畢竟為何到此，待老夫且去打聽。」

不多時，回來道：「此番我們來的湊巧。此地國王，乃黃帝之後，向來為人聖德。凡有鄰邦，無論遠近，莫不和好。而且有求必應，最肯排難解紛，每遇兩國爭鬥，他即代為解和，海外因此省了許多刀兵，活了若干民命。今年恰值一千歲整壽，臣民俱獻梨園祝嘏，遠近各國齊來慶賀。明日就是壽誕之期。今日各國都在千秋殿預祝，大排筵宴，殿外共有數□處梨園演戲。無論軍民，只管進去瞻仰，竟是『與民同樂，共躋壽域』之意。我們何不同去看看？」唐敖聽罷，不勝之喜，隨即舉步道：「請教九公：此地國王何以竟有千秋之壽？」多九公道：「老夫記得古人言：『軒轅之人，不壽者八百歲。』大約千歲還不算高壽哩。」唐敖道：「以此看來：軒轅之人，雖非大羅神仙，也可算得地仙了。當日軒轅黃帝騎龍上天，小臣不舍，有持龍鬚而墮的，有抱其弓而號的。那些小臣，既有隨去之意，何必這等號呼？若凡心未退，縱能跟去，又有何益？倘主意拿定，心如死灰，何處不可去，又何必持其龍鬚以為依附？未免可笑！」多九公道：「難道今日唐兄之心已如死灰麼？」唐敖道：「豈但今日！」多九公笑道：「唐兄又要發呆了！」

說笑間，迎面有座冲霄牌樓，霞光四射，金碧輝煌，上有四個金字，寫的是「禮維義范」。穿過牌樓，又是一座金門。走過金門，才望見千秋殿。那殿約有□餘丈高，極其寬大；四面都是亭台樓閣，將千秋殿環抱居中。各處音樂不斷，接連連，都是梨園演戲。唐敖一心要看國王，無心看戲，直向千秋殿走來。殿外立著一對青鸞，身高六尺，尾長一丈，其形如鳳，渾身青翠，鳴的悠揚宛轉，就如五音齊奏一般。唐敖道：「怪不得古人以鸞鳴叫作『鸞歌』，真比歌兒唱的還妙。九公！你看那個身形略小的，想是雌鸞？為何雄鳴他鳴，雄不鳴他也不鳴呢？」多九公道：「那個小的雖是雌鸞，其實名和。《禮》云：『在輿則聞鸞和之音。』上古之時，鸞輿甫動，此鳥輒集車上，雄鳴於前，雌應於後。所以雄鳴雌也鳴了。」

原來殿上也是演戲。那看的人雖如人山人海，好在國王久已出，毋許驅逐閑人，悉聽庶民瞻仰。二人擠在人叢中，也步入殿內。只見主位坐著軒轅國王，頭戴金冠，身穿黃袍，後面一條蛇尾，高高盤在金冠上；殿上許多國王，都是奇形怪狀。唐敖略略看了一遍，內中除君子、大人、智佳、女兒各國約略曉得，其餘俱是素昧平生。因暗暗問道：「請教九公：小弟聞得軒轅之人有『尾交首上』之說，想來就是主席國王了。其餘這些國王，除了我們到過的，內中許多奇形怪狀，小弟看來看去，只覺眼花撩亂，辨不明白。那邊有位國王，頭上披著長髮，兩腿伸在殿上約有兩丈長，其國何名？」多九公輕輕答道：「這是長股國，又名有喬國。我們天朝以雙木續足，叫作『高躄』，就是做他作的。長股之旁有位國王，一個大頭、三個身軀的，名叫三身國。三身對面有個身有雙翼、人面鳥嘴的，名叫驩兜國。驩兜上首有位頭大如門、身長三尺的，名叫周饒國。就是能做飛車的周饒。迎面有位腳脛相交的，名叫交脛國。交脛旁邊有位面中三目、一隻長臂的，名叫奇肱國。奇肱下首坐著一位三首一身的，名叫三首國。」唐敖道：「那邊一位三身一，這邊一位三首一，兩位設或對看，只怕彼此都有羨慕之意哩。」

林之洋聽見此處演戲，也來殿上，恰好三人遇在一處。唐敖道：「這些國王，舅兄都熟識麼？」林之洋看了，也有認得的，也

有認不得的，諸如三苗、丈夫之類，都向多九公暗暗請教一番。唐敖道：「內中有個『舅夫國』，九公可曾看見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海外各國，老夫雖未全到，但這國名無有不知，從未見有『舅夫』之說。唐兄從何見來？」唐敖道：「林兄是小弟妻舅，女兒國王又是小弟妻舅之夫，以此而論，那女兒國王豈非小弟『舅夫』麼？」多九公笑道：「若論親眷，唐兄還是女兒國王的妻妹婿哩。據老夫愚見，林兄須要躲避躲避；惟恐令夫見你在外丟醜，把腳放大，一時氣惱，倘命保母過來，那定痛人參湯，老兄又要吃一杯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你們二位也躲避躲避才好，俺聞黑齒國王背後狠怪你們哩。」唐敖道：「我們同他毫無干涉，為何要怪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他說自從你們到他國中談了一迴文，把他國中文風弄壞，至今染了你們習氣，還是黑氣沖天哩。」唐敖道：「如今淑士國王四處訪拿獵戶，智佳國王四處訪拿和尚，聞得也因談文弄的禍根。舅兄可曉得？」林之洋道：「俺不曉得。」多九公道：「據老夫看來：只怕『烏槍打』同那『到處化緣』舊案發作了。」林之洋道：「兩位國王如把俺捉去，俺在他跟前多稱幾個『晚生』，自然把俺放了。」多九公道：「你看殿上厭火國王那張大嘴忽又冒出火光，林兄小心鬚鬚要緊！此時才留幾根兒，莫被燒去，教人看著眼饞，又要生出穿耳、裹腳那些花樣了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